

香港] 依达



狀都是我

忧郁是我

〔香港〕依 达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8·福州

忧郁是我

〔香港〕依达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75印张 161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400

ISBN 7—80534—130—3

I·121

定价：2.05元

目 录

骄傲女导演.....	(1)
她与众不同.....	(33)
她是双面人.....	(69)
偷偷的恋情.....	(109)
忧伤与内疚.....	(160)
她飘然远去.....	(187)

骄傲女导演

当我的第26部小说搬上银幕，拍成电影时，我已是圈子中有前途、最成功的青年作家。

长长短短的，至少写了五、六十本书，其实，是没有一本有文艺价值的。我多产，勤写，就如流行曲，这一首上榜，立即又创造下一首。

也许上帝袒护我，自从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被改编成青春派电影，电影公司是最具声势的一间，导演是有朝气的一个。

至此，小说一部一部地写，改编成电影的，一部又一部地上映。

我写的小说，好象一篮果子，有的好，有的坏。有的甜润，有的苦涩无比。有些被人称赞，有的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

但是我绝对不理睬这一点，自小到大，我永远是我行我素，与世无争，什么“作家”，什么“名著”，对我来说，绝无相关。

写作就好象上了一艘船，既上了甲板，就让它顺水而往，就让它随波逐流。

我没有太多的经历，也没有太重的沧桑，生活对我来说，是美满的，事业对我来说，是顺利的。

当第26部片子拍完时，张人才导演认为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佳作。

片子是独立制片投资的，花了重本，女主角珍妮，男主角是李雅力。

单是这两张红牌，已是卖座的标准，再加上三个外地的外景，再加上我小说的读者，这是十拿九稳的卖座保证。

这部片子叫《晚春》，《晚春》首映，是一个午夜场。

一早张人才就打电话来：“晚上11点15分，在戏院门口聚集，一起进场去看首映。”

“我不去看首映。”我回答。

“为什么？”

“我已经看过全片。”我说：“所以不想再去。”

“你要去听听观众的直接反应。”

“我想这是你们电影圈工作人员的事情，与我无关吧？”

“小说是你的。”他在电话中嚷：“你应该给一点意见。”

“提意见也迟了，”我说：“你不是认为这一部片子必然会破纪录么？”

“我留给你两张票子，”张人才说：“不管你来不来，我会在戏院门口，等到入场。”

把电话挂上之后，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出席的念头。

对于小说改编成电影，我从来不提什么意见。除了《乱世佳人》之外，我从没有看过一部影片，改编拍成后是比原著精彩的。

而我那些“流行”小说，更不必提了。

这一次我一直关在书房内埋头写新的小说，傍晚时分，电话铃突然作响。

接起一听，是一个女人声音。嗓子低沉，颇有韵味，语气极稳，可以说颇有气势。

“林达先生在么？”

“我就是。”

“我是宝宝琳。”

“宝宝琳？”

“你不会不认识我吧？”对方很有自信的嗓子。

一个形象，立即闪进我的念头——

一个肤色白皙，双目明亮，瓜子脸型的中年寡妇，穿了一件民初绣花短袄，脑后插着大红花，耳坠戴着碧绿的翡翠耳环。

当她一回眸，一轻笑，轻轻松松的，就把隔邻的大汉勾引到坑上去了。

那是五、六年前的影片了吧？宝宝琳演那一部《迟春》，曾经得过最佳演技奖。

当她上台领奖之时，她身穿一件全黑色的天鹅绒旗袍，高贵与雍容，是任何中年女人无法与她比拟的。

自此之后，看过宝宝琳好多部影片，但是，她至少有两、三年没有拍片了吧？

我从未见过她，也根本没有人替我们介绍过。

她突然而来的电话，令我意外，又加上愕然。

“宝宝琳，久仰大名。”我连忙说：“我自然认识你。”

“不，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她却突然这样说：“我们彼此慕名而已。”

“我对你慕名已久，我看过你的《迟春》，你还得了最佳演技奖。”为了证明我对她不陌生，我这样说。

“我知道你写过几十本小说，目前制片家都争购你的电影版权，争拍你原著的电影，”她说。

“过奖，过奖……”

“但是我连一本你的小说都没有看过。”跟着，她竟如此说。

我登时一呆。

“不看更好。”我立即落落大方地。

然而，我立即怀疑她打电话来的目的。

“阿达，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一部你的影片首映。是午夜场，是不？”她问。

我心中暗暗一跳。

她竟直呼我“阿达”。在这之前，从未有人如此直呼过我，也绝想不到我的姓名，竟会变成这样的“名词”。

“是。”我应，佯装毫不介意她那样称呼我。

“我想请你去看午夜场。”她说。

“对不起……我已经告诉张导演，我不准备去。”我想了想，直截地说：“嗯……如果你想看，11点15分到戏院门口，张导演会在门口，他有两张票子留给我，你可以向他要一张。”

“你弄错了，阿达。”宝宝琳软绵绵的嗓子：“我不是要你看《晚春》。我不是想看你的那部影片，我想邀你看《黑巷》，有兴趣没有？”

“什么”？《黑巷》？你是说……”

“今晚有两部影片首映，一部是你的《晚春》，另一部是《黑巷》，那是在另一条院线上映的，也是午夜场。”她的噪声柔柔传来。

真是笑话！我心中想。

自己的影片都不打算去看，却去看什么《黑巷》？

“对不起。”我立即说：“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了，我正在工作。”

“在写作？”她坚持：“一个午夜场，才两小时的时间，不，不，《黑巷》全片只有96分钟罢了。”

我登时感到意外。

我还没有开口说话，她立即说：“我认为你应该去看《黑巷》，你一定要去看看。”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黑巷》会是这期院线中最卖座的影片。”

“哦？”

“绝对会比《晚春》卖座。”接着，她又说。

抓着电话筒，我越来越觉得诧异。首先是突然而来的电话，跟着是莫名其妙的邀请，最后是不客气的预测。

“你何以见得《黑巷》会比《晚春》卖座？”我觉得她实在有点不客气，于是问。

“因为《黑巷》是由我导演的。”她立即答。

“啊？”我抓着电话，呆了半晌。

“是我导演的。”她软绵绵的声嗓，再说一次。

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是个风韵犹存的女明星罢了，怎么会变成导演？不可置信。

“你说……你是导演？”我问。

“对，怎么，你的声调好象充满怀疑？”

“我只是——”我把声音拖住，其实我心中仍然还在诧异。

“我知道，我一直是个演员，而且又是个女人，”她马上接着说：“所以你认为演员不可能做导演。尤其是女人，更不可能做导演，是吧？”

“你把我说成对女人有歧视眼光。”我笑说。

“假如你对我有信心，”她说：“我就请你看我的午夜场首映，怎么样？阿达？”

她说了一大堆。可以说，她兜了一个大圈子——结果，还是要我看她导演的“杰作”。

张人才的《晚春》，由我的小说改编，又是被宣传为本年度最有“格调”的影片，我都不原意去观赏，我又怎会去看她的作品《黑巷》？

一个女演员，导起影片来，结果会搅出什么个样子，不用估计，也猜得到。

“对不起。”无论她兜了一个多么大的圈子，结果，我仍然说：“我真的正在工作，手上在写新小说，无法搁下笔，下次吧。”

对方沉默一阵。

这短短的缄默，我可以直觉到她的失望。

“有机会，”我于是应了一句：“有机会我一定再去欣赏吧。”

“很好，”她这才开口，一开口，声音十分爽快：“你既然有工作在手，我不妨碍你了，不过，明天你可以注意一下两部片子的午夜场票房纪录。”

“哦？”

“我的《黑巷》，收入一定会超过你的《晚春》，你看住。”她说。

好傲的嗓子！

如此自信！

“我当然希望你的《黑巷》卖座。”我于是加上一句：“不过，我要声明，《晚春》不是我的，是张人才导演的。”

“是由你的小说改编的呵。”她再三纠正。

“好吧，”我耸肩，对着电话说：“随便你怎么说好了。”

“我再说一次，你不来，是你的损失。”她最后说：“打扰了，下次有机会再见！”

“再见！”我挂上电话。

我呆了一阵，真是一个冒失电话，与她从未见过，竟能讲上那么久。

从未接触过宝宝琳，不过听她说话，倒很爽快。

这个女人自信，自信得过份，就变成自大。

她凭什么去斗赢张人才导演的《晚春》？同期在另一条院线上午夜场，她的《黑巷》，分明就是以卵击石。

我为她可怜。

不过女人多数喜欢自说自话，自己标榜。女人自傲、自信或者再加上自私，是上帝特赐的天份。

与她第一次通电话，就知道她很快就会得到教训。

跨下大口，明早一看午夜场票房的数字，她就知败得凄惨，而无地自容了。

×

×

×

我正在撰写一部最新小说，书名叫《最后夕阳》。

当然又一个罗曼蒂克，情节缠绵、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种小说，当然是最受读者欢迎的。

写这小说之前，就如一个专作流行歌曲的作曲家一样，一

有几段可哼得出来的曲调，就能创作一首新歌了。

我的这一个《最后夕阳》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描述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爱上一个可以做他母亲的中年女人的故事。

没有去看张人才的午夜场，这令我一夜写了两章小说情节。

这两章情节文字并不长，但颇有诗意，于是于下笔时，觉得特别轻松。

上床时看看时间，已是凌晨5点多。望向窗外，东方已隐隐约约地呈现鱼肚白。

于是将窗幔重重垂下，呼呼入睡。

印象中才睡了5分钟，却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睡眼湿松地摸着床头的电话，对方传来张人才的声音：

“喂！还没起来？正午12点多了！”

原来已过了正午？我用手搓搓眼，这才勉强清醒起来。

“什么事？”我沉声问，疲惫异常。

“昨天你没有来看午夜场，为什么？为什么？”张人才一连串地问。

“我告诉你要工作！”

“我现在立即来见你！你不要出去！你爬起身来！你等我！”他一连串说。

听他这一阵兴奋的声音，我立即知道，《晚春》的午夜场一定不错。

正如张人才说过，说得十二分的有根据：“这部片，卖座十拿九稳！”

他如此紧张，如此兴奋，当然是因为卖座有了骄人的成

绩。

“我就来！”他叫着，挂上电话。

我把电话挂上，向枕头上一倒，又呼呼地入睡了。

直到门铃不停作响，这才把我从睡梦中再吵醒。我披上睡袍，走出睡房。

开了客厅的大门，张人才一阵风地窜了进来。

“怎么又睡熟了？我刚才已按了10分钟的铃！”他边追问，边埋怨。

自从他将我的几个故事搬上银幕之后，跟我接洽版权，商讨剧情……这一些事情令我与已十分熟谙了。

他瘦，40多岁，说话激动，大动作，语气十二分的强调。

他一天抽三包烟，跟别人说是抽两包，因为他明知抽烟无益。

我觉得他神经衰弱，小惊能变大惊，小喜能变狂喜。偶然一点点挫折，对他来说，是会变成天愁地惨。

一坐下之后，他摸出香烟，替自己点了火，深深猛吸了两口。

我看见他这种表情，倒反而一呆。

他好象被什么人一脚踩了他的尾巴，坐立不安，又气又急。

“怎么？”我在他对面坐下来：“你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吧？”

“刺激！刺激！”他弹了弹手上香烟的烟灰，我发现他的手在抖。

“怎么？”我问：“午夜场卖座，成绩不佳？”

“好，好！”他一连串说：“当然好。”

我仔细看看他，他这个人，所有的表情，就好象一幅图画，一篇文章。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一目了然。

他嘴上在说“好”，但是，这一张脸孔上的表情，却仿佛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事情不顺利？张导演？”

他又深深吸两口烟，没有立即说话。

“一早来吵醒我，自然有事，说啊！”我直嚷起来。

“我们的片子，本该所有院线收入第一！”他咬咬牙
龈：“但是……”

“隔邻那部片子，收入比我们多出两万元。”

“啊？”这一下子，我本来的睡意全醒了。

“第一变成第二！”他咬牙切齿地。

“你——不是指，《黑巷》吧？”我接着就问。

“不是《黑巷》，还有哪一部？嘿嘿！”张人才痛心疾首地咒：“死臭婆娘！”

我摇了摇头。

张人才骂的“臭婆娘”，当然就是宝宝琳了！

真想不到，昨晚电话中她所说的，一切成真。

她的《黑巷》竟然真的打垮了《晚春》！

我呆怔怔地坐在那儿好一阵子，是惊愕！

宝宝琳那么自信，而且做得惊人，最重要的——她竟然把估计的变成事实。

我见到张人才面色发青，一直青到鼻尖去了。我想，这一次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很重要的了。

“死婆娘！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他咬牙说：“她凭

什么本事做导演？”

我用意外的眼睛看住他。

张人才近年来一直是影坛上顶尖的导演，以他的经历和经验，他应该是经得起风浪的。但是想不到，对方比他的影片收入多了一点点，他就如此地激动。

“你是指——宝宝琳根本不能做导演？”我于是问他。

“她只是一个演员。”

“她得过演技奖！”

“演员跟导演，完全两回事。”他大声说：“一个女流之辈，怎么做导演？”他一脸不屑之色。

这时候，我倒反而觉得张人才心胸狭窄。无论《黑巷》是部怎么样的片子，是好是坏，他总不能如此一下子把别人贬低。

“你看过《黑巷》没有？”我问。

“没有。”他摇摇头。

“那么你就无法去批评别人了。”我喃喃说：“也许，它真的比我们这部《晚春》好吧。”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没有可能！”张人才马上摇头：“这个宝宝琳有多少料子，我知道！”

“张导演。”于是我认真问：“你认为一部片子的卖座，真的这样重要？”

“老板是不会看影评的。”他指指我：“老板投资，拍了电影，只会看票房数字。”

“至少……《晚春》的卖座数字……也不至于太差吧？”我带点安慰的口吻。

“午夜场一向就是正场收入的试金石！”张人才向我解

释，“你不是内行，不会明白。午夜场我们差他们两万，那么正式上映，他们那部片子，收入必在我们的卖座成绩之上！”

“是么？”

“对！十有八九，不会估计错。”

“就让他们《黑巷》占第一，这又怎样？”我于是说：“我相信，就算《晚春》的卖座成为第二，也绝不至于令老板亏本吧？”

“我不能垮在一个女流导演的手下！”他跟我说。

这就是原因了。

原来费了大半天，他是大男人主义。

我笑了笑：“张导演，你一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

“我另有事相求。”

“什么事？”

“我要与你想一个完美的宣传方法。”张人才对我说：“我们要鼓吹《晚春》的宣传，令这部片子在正式上映时，成绩直线上升！”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想了想，我就说：“因为你不肯败于女流之手。”

“对了。”他狠狠喷一口烟，然后把香烟用力地捺熄了：“我们可以刺激一下票房，这样就未必会败于《黑巷》，为这我才来找你。”

看他的表情，他是非常之认真的。“你有什么方法？”我问。

“我要邀你上电视。”他指一指我：“我已经跟电视台的编导讲好了。我们把这部片的最精彩片段在电视上放映宣

传，跟着，要电视台给你一个访问。”

“给我一个访问！”我一时愕然：“为什么给我一个访问？”

“因为这是由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张人才说：“由你亲口介绍，相信一定会更具宣传作用。你可以说，这是你小说中，改编最成功的一部，你还可以说，这是一部你极为满意的电影……更加可以说……”

“张导演，”我立即制止他的话：“你……不是要我到电视荧幕上去露面吧？”

“正是如此！”

“我不会去。”我马上回答。

张人才正想开口，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听到我如此迅速地拒绝，一下子呆住了。

“林达，”他神色凝重起来，又显得非常激动了：“我们已经合作过不少次了，我希望这一部影片，你能与我合作一点。”

“那你认为我不合作？”我反问。

“你绝对不合作，”他喘息说：“我邀你看午夜场，你不到，我要求你上电视宣传，你又拒绝——你对这一部电影，绝对不关心！”

我见到他激动，于是立即解释：“张导演，你只是买了我的小说版权拍电影，我并不是你这部电影的制片，也不是这部片子的资助人或老板，我更不是顾问。我当然希望你这一部《晚春》能成功，但是我没有义务要替你上电视，做访问，去大肆宣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想不到张人才已霍地站起。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他叱喝着，竟然打断我的